月令解　一

言太尉為秦官或又據國語晉有元尉輿尉之文謂尉之名不必起於秦然究不得因元尉輿尉遂斷三代必有太尉也意不韋採記舊文或傳益以秦制歟今考其書古帝王法政施令之大端皆彰彰具存得其意而變通之未嘗非通經適用之一助至其言誤其令則致其災殆因洪範庶徵而推衍之遂為漢儒陰陽五行之濫觴處解皆未能駁正然列

在禮經相沿已久亦不能獨為處咎也原書因隨月進御故凡解見孟月者仲月季月皆重見永樂大典所載合為一編多删其複于例為協間有删之不盡者今併汰除以歸畫一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進月令解表

臣處言臣竊以後天而奉天時雖夙參於造化按月以觀月令實肇見於聖明矧臨萬務之繁欲極羣書之博惟拔尋於要領庶頤愛於精神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考呂氏春秋之書承周末聖賢之論紀分十二井然彙列之條歲盡一周縈若環循之次雜之於禮附以爲經漢相奏之固嘗表采唐宗定此亦就刋删雖號鉤深於斯文未知區别於令序曷若以孟仲季析爲寒暑之期

於朔望弦占作旦昏之候所謂舉目皆可見若欲鈎情
又何加凡饜飫使自得之非睿知孰能與此茲葢恭遇
皇帝陛下心存兢業學務雍熙藝圃覽游澹若耆書之
樂經帷訪問淵乎耆古之懷方當省歲以有為因聽負
暄之入獻取諸儒共集之典釐每卷各立之門會析本
會元楞隨所舍而改中夾鍾中太蔟視其律以更據往
知今自我作古嚴恭寅畏外此何求輔相裁成由茲而
出執而論歷殊史家黑白之分寫以為圖笑巧匠丹青

多矣既而以病予告有志不成緣臣身則病矣而眼猶能觀故書心猶能記舊事於是以秋三月已成之說上接乎春夏下逮夫季冬一一為之解釋通前爲十二卷陛下或許以投進即當浹日備録裝褫送上每一月改則令以此一月進於御前陛下展卷時時玩之或謂智本天賜聰本天生一覽無遺成誦在心何假纂集之爲不知此非爲記問設也惟欲於宫中無事清閒之燕舉目在前而已昔有談脩養之術者欲書月令置左右如

冬夏至宜謹嗜欲之類庶得自警謂陛下守此則可以
裁成天地之道可以輔相天地之宜豈為脩養之術哉
臣不勝惓惓

西方之宿尾九星東方之宿參與尾相望也

其日甲乙

左傳云天有十日以應五行五行播於四時故十日各有所屬甲乙屬春注乙之言軋也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疏云日功之名

其帝太皥其神句芒

據經惟曰其帝其神初不言祀正前漢魏相傳言東方之神大皥乘震執規司春者而注疏以爲祀其帝

又祀其神有主必有配皆以義起禮耳後世因其言則祀禮不復廢矣然其帝其神名號亦自取義元氣廣大謂之皡天則皡者廣大之意木初生時句曲而有芒角故曰句芒

其蟲鱗

鱗亦謂之蟲所謂鱗蟲三百六十龍為之長注鱗龍蛇之屬有孚甲似木

其音角

疏謂春時調和樂以角爲主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

律中大蔟

大蔟者月建寅之律也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實以葭灰以羅縠覆之置緹縵室中孟春氣至則大蔟之律應而吹灰灰中者氣與律相當也國語云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漢志云蔟奏也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

春祀户者户在門之内易節卦不出户庭不出門庭解者謂奇爻在前户之象偶爻在前門之象是奇者爲户偶者爲門春祀户秋祀門户祀其出門祀其入户在内於人為尤近當冬寒時塞向墐户春氣和則人闢户矣故祀其神祭用牲之藏時各有所先既非本屬又不可論相生又不可論相尅雖與古尚書文合又不可通其義此蓋不過示有所先耳當以人六脉之次第求之自右手起以命脉爲主於是爲脾爲

廂也鸞路者明堂位言鸞車有虞氏之路車之有鸞不特有虞氏之制意自有虞氏始然春乘鸞路取其色非取其聲後漢輿服志耕車注車必有鸞而春獨曰鸞路者鸞鳳類而色青故以名春路陸佃禮圖於太常條下謂青路謂之鸞路者則鸞青鳳故也以此知鸞路正取其色之青倉龍者倉青也曲禮言左青龍倉龍即青龍以馬爲龍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此天子所駕也詩疏騏青而微黑青旂旂色尚青也載

也凡見於萬物之生木之德也親帥羣臣迎之於東
郊所以重其至示敬也迎迎其氣耳非有神矣或謂
即太皡句芒故迎而祭之注引文曜鉤謂靈威仰
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古者賞以春夏順時氣也迎春之賞蓋喜其氣之至
故行賞以飾喜尤爲順時之大者然是賞也惟及於
公卿諸侯大夫而已未及兆民也於是命之相臣措

朔於邦國皆大史職也豈惟六典八法而已日月星辰行於天者大史司之宿如天文志填星居宿其國案漢書天文志作填星所居國吉居宿久國福厚此刪改其文國字下應脫一吉字五星所聚宿其國王案天文志作其國王天下此刪去天下二字是宿也離如月離於畢是離也大史司之曰宿曰離皆無貸者言占驗不差也案月令乃言推步不差耳非言占驗經紀謂日月星辰行天之躔度初如歷法之元孟子所謂故也用是爲常此不可變者治歷明時本貴乎革若其法之初則不可得

元日又曰元辰元日即朔日元辰於是日取其時也十二支謂之辰元日曰以則以朔日行之無俟乎擇元辰曰擇則於元日之中取其辰之良者用之故謂之擇也左傳郊祀后稷以勸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此周制也吕氏不遵此禮月令春祈穀夏亦祈穀祈穀非郊也祈穀禮畢於是講躬耕之禮耒耜田器也措之參保介之御間參凡車上人皆可言參乘保介注以爲衣甲之士非也詩臣工云嗟嗟保介介

猶副也諸侯來朝介或九人七人五人天子之保介
猶諸侯之保介也則介豈謂衣甲天子之車安得有
甲士惟耒耜之器非車上所能容所以措之於左右
之間御閒即謂天子所坐之處帥公卿諸侯大夫以
身帥之也躬耕者祭統云天子諸侯非莫耕也身致
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可以事神明帝
藉古說謂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以藉爲借或云
耤蹈耤也躬親履踐之義皆不若應劭以爲典籍益

千畞之田必有籍以紀之曰帝籍則與民之公田異矣周禮甸師帥其屬而耕耨王籍則帝籍即王籍帝籍之帝非指天也曰三推五推九推此則尊卑勞逸之辨也人君惟知稼穡之艱難親耕之禮蓋體民也耕籍而反亦已勞矣故飲之酒亦猶勞農也然觀執爵之語則非有盛禮如平時即執爵而酳意者持酒如勸賓之禮大寢非燕之所所以示禮之特名曰勞酒此特爲耕罷而設御如御食於君之御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天地之氣亦人之氣也孟冬之月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今也一降一騰和同無間所謂天地交泰故生草木萌動之爲言亦猶人初受氣於胎元嚮之静者自此動矣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親躬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農事布於春而斂於秋農事之布必王命之不曰天
子而曰王不以天子之尊嚴臨下也田非田畯之官
即謂凡有田者舍於東郊謂民畢出於廬舍也觀此
一節即周禮大司徒之職大司徒有條目易曉此乃
總而論之蓋自商鞅開阡陌之後古制隳廢大司徒
之職亦難復舊今惟因其近似者行之脩封疆審端
徑術即制其畿疆作其溝封正其道塗均其地域也
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即五地之

物辨以土會十有二土十有二壤辨以土宜五物九等辨以土均然後稼穡樹藝之所宜畢見於此而始可以任地事也度土而積之謂之封界畫以守之謂之疆每歲脩之使勿壊術與遂同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審則詳視之端則理正之相如詩言相其陰陽古之勤民如此至其教道之方不徒形之空言必躬親以率之民烏得而不從田事既飭言治田之事各有條理矣亦有所先各適其平謂之準各得其正謂之

直民無惑心則爭競之念自絶先王經理天下如一家然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樂正者樂官之長學者教育人才之地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則習舞非爲釋菜也春陽既動萬物出地故王者習舞所以應之樂以舞爲重古人所致意衆仲之對季札之觀皆舞也夫子與顏淵論韶舞與賓牟賈論武王之舞亦舞也其屈伸俯仰綴兆疾舒皆

耳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孟春亦不用牝也斧斤以時入山林當草木萌動之時固禁止之覆巢則鳥何以生育孩蟲胎夭皆不可殺獸曰麛鳥曰卵亦不用皆所以遂其生育之性飛鳥或謂初飛之鳥據仲秋羣鳥養羞注有翼曰鳥閩蚋之屬此其類也不聚大衆大衆聚則宰殺必多不置城郭置則填築必傷物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或掩之或埋之推其所愛於其生者以及其死者也

理之顯者絶之可乎五常設教之倫五事敬用之範

是人紀之顯者亂之可乎月令載此於孟春亦春秋

正王道之端之意其示戒深矣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

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

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行令或以爲天之行令或以為君之行令天令之不

時乃君令之所致其實一也行夏令則孟春之時似

夏雨水乃正月節不時則非時而有也草木以長養之蚤故其落亦蚤國時有恐非常常恐也有時或然如驚雷震電之類行秋令則孟春之時似秋春氣溫秋氣涼當溫而涼則爲疫秋後多風多雨徒長惡草耳行冬令則孟春之時似冬春去冬未遠冬之水潦積陰所成春尚有之所以敗物或時降霜或時降雪此皆冬之物也摯猶至也首種非止一物首種如今人言發頭布種之初也不入謂不入土蓋氣寒也

在戌奎星屬戌也奎十六星

昏弧中旦建星中

弧九星建在斗之上弧與建相望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皥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

夾鍾者月建卯之律也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周語云夾鍾出四隙之細漢志云言陰夾助大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夾鍾又謂之圜鍾以春主規言

使鷙者能仁月令書之鳩化爲鷹變而之不仁矣故月令不書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此當卯上二月位也仲月所居在左右之中不謂之中而謂之大廟月令有寢廟有大廟寢廟祖宗之廟也大廟爲天子所居而有廟稱如今稱郎廟稱廟堂無嫌也方慤解云以其或享神於此故謂之廟若是

徒保息養萬民一曰慈幼注慈幼謂愛幼少也産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後世遂有收養委棄小兒者至於幼而無父曰孤則尤不可不存之孤而不存則類絶矣待人詳於待物

擇元日命民社

孟春以元日祈穀曰以則不待擇謂正月朔旦也令命民社曰擇元日與擇元辰同郊特牲言社日用甲此之元日蓋甲日也甲為日之始猶朔旦也大夫以

禖之前

商頌言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故史記商本紀因謂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取吞之而生契其言遂流於誕孔穎達詩疏引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高禖元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元鳥則詩疏之言可信是知高禖之祀自古有之矣惟月令所言高媒之祀其禮為重天子親往異乎常祀祠用大牢幾過乎郊昔孔子垂教恠神之事置

備句當屬下古人慮農事之或妨也謂農之閭扇可乘閒而脩之若國之寢廟既已畢脩則不必作此大事以妨農之事葢寢廟告成無有虧闕不俟脩也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竭澤而漁古人所惡况當春時哉陂池儻漉而取之亦竭矣春蒐火弊獻禽注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此惟蒐時爲然耳常時固有禁也皆所以遂生物之性也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鮮注讀爲獻或讀如字繫牲曰鮮用羔羊爲火畜故也不以羊而以羔方少陽用事之時而又品物少故也先薦寢廟所以重時物且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月令凡薦新之類皆曰寢廟意者廟則四時有常祭寢則以時物薦新言寢廟與單言廟不同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矣至是又以上丁之日命樂
正習舞唯恐舞者之容節有一或失也鄭氏注將舞
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則此之釋菜正天子與羣臣
入學之禮天子與羣臣親往視其習舞無違禮矣至
仲丁始命樂正入學習樂習樂則凡樂無所不習不
特舞樂樂者天地之和也古人作樂所以導和於天
下乃時之常事非必有爲而然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孟春之時犧牲不用牝而已至是舉犧牲皆不用矣
若高禖之用太牢開冰之用羔此二者乃天子所行
之事每歲惟一舉不以常禮論也以圭璧易犧牲非
但用圭璧又用皮幣以更之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
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
煖氣蚤來蟲螟為害

行秋令則仲春之時似秋秋時多雨所以爲大水秋將入寒所以寒氣總至寇戎乘金氣也行冬令則仲春之時似冬仲春之時陽氣宜勝今則不勝麥爲寒氣所害故不孰民之相掠由無麥也行夏令則仲春之時似夏夏時多旱煖氣未當來而來蟲螟煖氣所生也

月令解卷三

宋 張虙 撰

季春之月

季春者斗建辰之辰也漢志云振美於辰則辰振也

夏正爲三月

日在胃

三月之中三統歷云日在胃七度元嘉歷云日在胃九度日與斗建常相合辰與酉合故三月斗建辰則

日在酉胃星屬酉也胃三星

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七星南方之宿以其數有七謂之七星二十八宿皆星也獨謂南方之中星爲星者以星爲陽之精南方之中得陽之正故也牽牛六星北方之宿七星與牽牛相望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皡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

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此當辰上三月位也季月居右个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鞠衣后之蠶服也蠶事近矣欲求福祥之助乃薦此

服於神先儒以先帝為大皥之屬蠶桑雖后事天子

未嘗不親焉其始也薦鞠衣以求福其後也皮弁素

積卜三宮之吉者入於蠶室皆所以重其事也

不實與無麥同故先時致祈爲民之切也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内

春之氣固主生矣至於季春始爲盛陽生於子出於寅及乎辰則始發泄由辰而前句者非不出也出之爲未畢萌者非不達也達之爲未盡至於辰乃畢乃盡焉春主發散則出而外之時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絶開府庫

下之諸侯皆勉之以從事以之聘名士以之禮賢者蓋天下之貧窮乏絕天子豈一一能徧所勉諸侯行之者惟以聘禮名士賢者爲急此所謂不徧物之智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周禮司空掌邦土月令亦設此官而命之春時多雨下水上騰蓋水氣相感而然雨多害物故爲之備循

者觀謂游樂也案此句舊在如詩鄭之溱洧下於文不順今改正如詩鄭之溱洧豈可不禁婦使亦省恐以他役奪其務也凡此皆所以勸其事也登如麥之登穀之登效功注謂敕往蠶者勸戒之似失之迂此直指蠶之登與孟夏后妃獻繭不同矣分繭稱絲使各效其功之多寡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者以上之人所以躬率者誠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

生奢泰之心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自孟春樂正入學先習舞仲春上丁又命樂正習舞至仲丁樂正入學習樂則樂已成矣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與羣臣親往視之習樂在學而合樂亦在學此樂之極盛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所樂居令其在田而不在都也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夏曰苗以其爲苗除害也五穀正長而獸或害之何以有秋蜡迎虎而祭以其能食田豕則養穀以驅獸重其所當重然終不敢大爲田獵以傷蕃廡之氣也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季春爲麥祈實至是始熟農遂登而獻之麥火穀彘水畜嘗麥以水勝火不使熱之過也寢廟祖廟也祖

木枝葉猶有萎槁者此正靡草之類非專一物俗諺有夏枯草麥之言秋葢萬物成熟爲秋麥至是熟故曰麥秋上巳登麥矣今復言麥秋至者葢登麥農以新爲獻耳如今農夫獻新論麥秋則今始至也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刑以秋冬今當夏時所斷者薄刑所決者小罪輕繫如漢時獄逾冬免死若輕者今皆出之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

以給郊廟之服

周禮內宰后妃率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則蠶于蠶室者內外命婦也后妃因內外蠶事之畢以其繭獻于天子當季春蠶事之興也天子薦鞠衣以求福令蠶既畢后獻繭于天子以告功成禮也注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非也繭稅謂收所養之繭稅此與帝藉之收不同帝藉之收盡收之也此曰乃收繭稅既曰稅則惟稅之而已不盡收也帝藉供粢盛